

说是世外桃源，又说是宛如仙境。其实就是一座古老的寨子。古寨也有名字，名叫龙潭。全因寨里的一条小溪。小溪从逶迤的大山里流来，跌宕处就有个水潭。偏那清澈幽深的水潭，潭壁上有似飞欲飞的龙纹。还有人伸了根绳子量潭水，竟是深不可测。

寨子建在龙潭边，寨子厮守龙潭，龙潭守着寨子。龙潭古就有之，寨子却源于名叫胡海璜的一位胡氏祖先——说是600多年前，胡海璜家乡发大水，他带着家人逃难至此，走到一个叫竹林窠的地方，发现身上的干粮丢了，返回寻找，在竹林里找到。高兴之余，抬头一望，面前峰峦锦绣，溪流潺湲，于是在此定居繁衍。

山中岁月，白云悠悠，日子亦白云悠悠。铺路、建房、架桥……是寨子生存的必需。而有了这些，寨子就有了规模，就有了人丁与人气。后来一位被称作尚多公

的，五个儿子中有两个当了监生，自觉为家族赢得了荣耀，于是筹资建了“五福”桥。有了桥，便有了路，方便了乡邻，又勾连了外面的世界。再后来，寨里又出了个叫“胡百万”的，利用山中木材，沿着这条路去南京、上海做生意，做成一方首富……

几百年转瞬即逝。待我走进古寨，寨子尚在，桥亦俨然。“胡百万故居”正在修缮，泥瓦匠进进出出……除了他们，便寂寂无人。人家关门闭户。终于看到炊烟袅袅在屋顶，与屋后的树木、竹林撕扯一起，又与晨曦的雾一起缭绕、升腾，越升越浓。有大门洞开，拐了进去，一看竟是几个女人在灶膛烧火，或在灶上动作，或在院子里动菜刀，忙得热火朝天。一打听，原是在做杂粮豆粿。豆粿原料用的是米、绿豆、黄豆或芝麻、荞麦等。将此种浸泡，磨成浆液……看她们做豆粿。将

禾禾有很多玩偶，有的被我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的空房子里，有的被我放到了床下的柜子里，还有的应该他最喜欢的和有纪念意义的，依次被摆放在他的床头。

他去上大学后，他的房间就空了下来，我很想进去，甚至想进去在他的床上住一晚，但是我又很怕。我想这不需要说什么。

当我为了找东西、打扫房间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，我的目光就会自然而然地落在床上那一排玩偶的身上，我会注视它们，我觉得它们也在注视我……然后，那些与玩偶相关的点点滴滴的时光，就会回到我的眼前。

禾禾最初的玩偶都是和电视里动画片相关的。禾禾开始能看动画片的时候电视里正在热播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他和那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一样，爱上了那群“羊”——美羊羊、懒羊羊……作为成年人的我，印象最深的倒不是那些“羊”，而是灰太狼那种执着的爱。为了给红太狼弄到羊使尽各种各样的招数，但又总不能得逞，因此备受红太狼欺凌、打压，可灰太狼依然乐此不疲。

有一天，我在逛街的时候就看到玩偶版灰太狼和红太狼。出于一种流行的心态，我买了灰太狼，犹豫中也带上了红太狼，想是出于一个家的完整，不想让狼夫

妻分离吧！

禾禾依然每天狂热地看着他的“羊”，对我带回的灰太狼和红太狼看也不看一眼。这是我买的最失败的两只玩偶，个头还很大，一只“狼”的价格则能买两只“羊”。事后我也很后悔，我也不喜欢。

在他上幼儿园那几年里，喜欢看的还有一部动画片《天线宝宝》。宝宝的外形设计可爱，色彩搭配亮眼，故事温馨温暖。里面有一个画面我至今记忆清晰，就是每当夜晚来临，夜空中布满了星星，宝宝们就要去睡觉了。这也是每集快要结束了，一个柔美的声音出现了：比古比古……

再后来他大一些的时候，我们又一起发现了《倒霉熊》。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外国动画片，倒霉熊的设计憨态可掬、滑稽可爱。每集故事都不长，看了都让人捧腹大笑。

因为这部《倒霉熊》，我们和那家音像店也有了长达十年的互动。从他几岁到十几岁，因为离我们家不远，每次路过的时候，我们总要进去看看，哪怕最后只带走一瓶水。

再后来是大白、光头强……

在他幼年、童年的日子里，动画片以及随之带来的玩偶是陪伴我们的很重要的东西。这些玩偶也在不同程

G

月光城 散文

古寨

徐迅

H

月光城 散文

禾禾的玩偶

王晓君

长柄木瓢或铁瓢舀满浆液，倒进烧红的锅里，又迅速旋转成个圆饼，然后将圆饼均匀。冷却下来，叠成块状起锅，用刀切成丝，就是豆粿了。

问怎么吃，女人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炒、煮、蒸、焖都能吃啊，你没有吃过？是外地人？”

“没吃过……”

应了句没吃过，我却不敢说自己是外地人。老家与此相距不过百十里，算是同一片天空，哪好意思说是外地人？只是心里奇怪，怎么老家就没有？于是悻悻退出人家，走上古寨的石板路。石板路不长，约莫两里多路，均是沿小溪铺叠而成。山里石头多，溪里石头更多。一溪石头，繁复庞厚，或卧或立，或露或藏，有称乌龟石、鹅石、鳄石、青蛙的……形神毕肖。石头堆里，溪水像是万千条小蛇，在缝隙里穿来钻去，或灿然、哗然，

或轰然，弄出的声音响亮得很。河边上尚未凋谢的白色茶花、紫色扁豆花，还有火炬花、藿香蓟花低眉落眼，一脸沉静。回头望望身后，那户人家湮没在古寨里。心里猛然一惊，疑心刚才所见，皆不真实。想再回头，却放下了念头，心里冒出“隔篱黄犬吠生客，曝背老人弄幼孙”的句子。

这是吾乡作家张恨水写的。他没有来过这里，但我觉得他写的就是古寨……比如古寨有龙潭、溪流、竹林、树木，天上有飞鸟，地上少人迹。篱笆茅舍，老人闲坐，儿孙承欢；有黄狗倦卧，汪汪吠声……山中岁月，貌似荒寂，却独立静好……不同的是，当地政府修了一条新路。站在公路上，看崭新的公路修到古寨前戛然而止，似是有心保护古寨和浅浅的石板路，心中便生出温暖。于是吃过饭，沿着新路早早地离开。

度上弥补了我童年的遗憾。所以对他这方面的要求，我总是有求必应，并不觉得男孩子就一定不能喜欢这些东西。而这些玩偶如今大部分都去了床头以外的地方。

如今他床头摆放的玩偶大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，它们有的来自旅行的景点，有的来自故乡，最多来自抓娃娃机器。

禾禾抓娃娃的技术比较高，而最早练就这一技术的场所是我家附近的“同一首歌”KTV。KTV大厅里有几台抓娃娃的机器，还有可口的自助餐，都是他喜欢的。说出来有些惭愧，在他学龄前，我以此作为“诱饵”，满足自己唱歌的愿望。我先是陪他抓娃娃、吃饭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……

逛商场的时候，商场里也会有抓娃娃的机器，但是我们也不是见什么就抓什么，我们会选择我们共同喜欢的。我们对抓娃娃的价值也会设一个上限，到了这个上限，抓没抓到都会到此为止。因此这些得到的和没得到的娃娃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：喜悦和难舍。

这样不知不觉地，抓娃娃就成了一种习惯。

当我们在一起，当我们遇到又有空闲时间的时候……

在一次旅行中，那个玩偶也是他抓的。当时我们特别喜欢、特别兴奋，所以就

把它带上了。上了火车上他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玩偶挂到车窗上（他坐的是靠窗的位置）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下了车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又把它挂到了窗上，时不时地，我们会不约而同地看它一眼，然后会心一笑。

如今他床头摆放的还有一部分玩偶，来自我不知道的地方、不知道的人，有的玩偶身上还被写上了钢笔字的赠言。

今年“五一”前，知道他要回来，我提前对他房间的布局进行了调整，希望他回来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这其中包括调整床位，那些玩偶就被我一请下来，洗了澡。

我想，如今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这些玩偶继续摆放在床头他会不会感觉有些幼稚？于是我给他发了短信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回了，他说：“不幼稚的。”

我完全理解。

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玩偶在他生命的历程中已经不仅仅是玩偶，而是一段段时光的烙印。

即使它们有一天不再以这种方式摆放于床头，它们也会存在于他的记忆里，在某一个清晨或者黄昏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突然想起的时候。

就像那只丢失的玩偶，每次我想起我们俩那次长白山之行，就会想起它。